



信施

白盒

無處青山不道場

見函

那天，在藏經樓，聽到此起彼落、熱鬧鬧的蟲鳴，突然驚覺——我住在山裡呢！

是的，我住在山裡，這兒有著寧靜和諧的大地，任我呼吸，任我徜徉，但不經心的我似乎已經不復知覺了！歲月荏苒，出家的適應期已經過去，當一切都漸漸熟悉，不再有新來乍到的疏離及陌生感時，卻發現我心裏起來了，計較、分別的心也滋生了。在不斷的要求別人、保護自己、一次次的「照顧」自己的心，也忘了天天在這山間走進走出，穿來穿去的初衷在哪裡？

推開藏經樓的大門，朝陽自對面山脊上投射過來

晚秋的午后，風輕悄悄，地吹過樹梢，一陣大自熱的清音在偌大的廣場上迴旋著。

老龍眼樹下，一位老菩薩正坐在石凳上，身著深色粗布衫，頭上一個整齊的髻伏貼在腦後，是鄉下老婆婆的模樣。一隻飽鼓鼓的藍色袋子，靜靜地躺在另一張石凳上，她時而抬起頭來望望菜園，時而低下頭去看看地上。

「她在做什麼？」好奇心驅使著我，不禁想過去問問她。「可是現在是午休時刻，還是去歇一會兒吧，下午才能有較好的精神！」心裡猶豫著……

「不！他們久久才回到寺裡來參加一次念佛會，難得有機會能和他們聊聊近況，應該過去問候一下！」於是，我走了過去。

「菩薩，阿彌陀佛！您自己一個人回來嗎？」

「噢！師父！阿彌陀佛！我的孩子載我到內埔後，我就自己走了上來，感到有點兒累，所以先在這兒乘涼！」

我也在石凳上坐了下來，這時才看清楚，原來藍色袋子裝的竟是老人家準備供佛用的柚子和一把黑雨傘。

「菩薩，您真精進啊！天氣這麼熱還打老遠地回來參加念佛會，佛菩薩一定會很高興！」老人家的臉上露出了純樸的笑容。

「菩薩！您家裡還『做山』嗎？」我好奇地問。

「喔！沒有！沒有！不過，現在正是摘檳榔的時候呢！」

「檳榔！檳榔樹那麼高，您怎麼摘得到呢？」

「閒話人幫忙從樹上摘下來，送回家裡加工！」

「那麼一天能做多少呢？」

老人家沈思了一下，瞞瞞地說：「一粒三分錢，一千粒三十元，一萬粒三百元啦！沒多少啦！」

乍聽到這串數字，我不禁愣住了，猛然驚覺，已有許多不再想起小時候那段必須靠著錢過日子的歲月了，那是段點滴算、積存著的日子。老人家的皺紋下依然泛著淡淡而虔誠的笑意，而我全身的神卻不由自主地緊縮了一下，一幕景象浮現腦際——曾忽略了亮得通明的電燈，沒意識到是否用得著它；也曾忘了收回出坡後的畚斗、掃帚、工具，讓它們受到風吹日曬雨淋；也曾不覺間大開著水龍頭洗手，水嘩啦啦的流著……這都是用一千粒檳榔三十元，一萬粒三百元，一點一滴存積而來的信施啊……大殿的鐘聲響起，老菩薩站起身來，一步步搖晃地走向大殿，陡然間，那藍布衫的背影變得模糊了起來。

風輕輕地吹過樹梢，吹過殿堂，清涼卻不露出一點痕跡。莊嚴的佛殿裡，那在生活擠壓下佈滿了風霜的臉，默默地與佛菩薩對話著，她雙手合著掌，緩緩地拜下又起，拜下又起……

齋僧大會

陳慧蘭

全國齋僧大會已於七月十九日圓滿落幕了。回憶起剛接下這份執事時，那份興奮、期待、歡欣又夾雜著些許不安的心情，不免莞爾，個中滋味真是難以言喻！

由於嘉南地區禮僧組的居士們都是公務人員，禮僧工作僅能利用下班後的有限時間來進行。那時最擔心的莫過於無法準時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而耽誤了集合的時間，因為大家約好下午六時在會館集合後出發，而禮僧的工作得在佛九點安板以前

全是不出席的答案時，那份挫折感和憂心就籠罩在每個人的臉上。

雖然有挫折，但也接觸到師父們修行生活的一面……

× × ×

「師父，般若門如何開？」

「一位禮僧居士問。」

「教中以戒定慧三無漏學為修行綱領，由戒生定，因定發慧即開般若門。」師父慈悲開示道。

「師父泡的茶好香！什麼茶？」

「善實茶。」

「怎麼泡茶？」問答之間顯得十分契機

……實在不好意思受供，修持若不精進如何對得起三寶？」

更有些師父謙虛、客氣地一再推辭說：「沒修行啦！不堪受供啦！」

……

有些師父在講述開山過程，個中辛苦艱難只有過來人才能了解，禮僧的居士則往往有的嗟歎，有的生起慚愧心倍加恭敬，有的發心護持。每個人的體會雖然不同，然而對修持者大悲精神所產生的共鳴卻是相同的。

……

有時我們也會被回絕得啞口無言，然後大家從這個道場告辭出來之後，就趕快尋思回應之策，如何讓師父欣然應供。個中的樂趣和苦心，真是道之不盡。

× × ×

禮請工作告一段落後，再經過數次研討，接著便進行細部工作，譬如車輛迎送、知賓工作以及餐點、飲料、醫藥……等，在緊鑼密鼓中，一樣樣安排就緒。說實在的，在酷熱的暑天中，迎請師父大老遠的跑一趟台北應供，也的確是於心不忍。鑑此居士們有意明年在嘉義地區自己籌辦。

甘苦談

「以十大願王為茶葉，八正道為功德水，圓覺為茶壺，般若作火，六度當杯，自飲他飲利益皆無邊。」師父當機而答，令禮僧人員法喜充滿。

「師父，請慈悲應供，讓我們培植福田吧！」

「居士向師父求種福田，那師父又要向誰求種福田呢？」

……

「喂——」怎麼沒有半點動靜，打開灶門，一陣煙衝眼而出，木片紋風不動，連個火星影子都不見，眼看已經十點五十分，不禁失聲：「火熄了，怎麼辦？」一旁的心師父繞到灶前，拿起火鉗將木片全數清出，一面告訴我：「這樣起火是不行的，沒半點空間，火怎麼燃？」

祇見師父拿了幾張紙捲起來，放入灶內，點燃火柴，緊接著送進一些薄木片，讓木片彼此交叉，形成有空間的架勢。師父的動作從容有序，不到一分鐘，火舌便佔滿了大灶，隨著熱度的增加，蒸氣不斷地從鍋裡邊飄散開來。師父邊將青菜下鍋，邊告訴自厚：「起火的要求是架木柴，使木片間留些空間，火舌才有地方伸展，如同人與人的相處也要留給對方一個適度的空間，這樣彼此都有轉寰的餘地，才不致發生磨擦、衝突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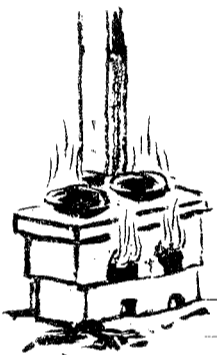
火需要空間才能燃燒，樂器也因音箱共鳴而發出美妙和諧的音聲，中國的繪畫也常留下大片「空白」，突顯出中國美學的風格。「空間」在藝術的表達上是感覺極限後的一番生機，它將欣賞者的想像帶進了另一個超越的世界——新的聲音、色彩與形狀，展現了它更豐富的內涵與風貌。藝術欣賞如此，而人呢？現代人在時間、空間的壓擠下，更需要預留一個彈性與適應的距離。

「為別人保有適當的空間，也讓自己的心靈留有一些空間。」這是師父在為自厚取法名時所做的提攜。打開灶門，我學著師父將木柴有序地次第遞進灶裡，在熊熊的火光中，自厚再次去省思自己的出家本願。

空

間

厚自



第三節下課鈴響，急忙收拾書本，一個箭步衝往大寮。這個月輪值當副典座，生平第一遭舞獅弄錢，就得學習準備四十多人份的「龐大」菜餚，又是初次上任不能掉以輕心。為了了解大寮情況，昨日特別去見習一番，才知盤中餐，葉葉皆「辛苦」。除了色香味要一應俱全，而且必須準時起鍋，趕上十一點二十分過堂，怪不得會輪值大寮的法師們都變得手脚敏捷呢！

時鐘的長短針夾成小小的交角，已是十點半。蹲在灶前，對著那黑壓壓的大洞，拚命塞木片、紙張，劃了一根火柴引燃紙張後趕緊將灶門關上，抬頭望時鐘的指針，才滑過五分鐘，不禁暗喜：動作俐落，等會兒鍋子一熱，即可……眼前出現一道熱騰騰，香噴噴的湯裝在大寮師的鉢中……